

李劍農著

最近三十年中国政治史

上海太平洋書店印行

李劍農著

最近三十年中國政治史

上海太平洋書店印行

版權所有不許翻印

最近三十年中國政治史

十九年十月出版
二十年五月三版

全一冊 定價三元三角 郵費一角三分半

李劍農著

上海白克路北河路十六號

太平洋書店出版發行

上海白克路北河路餘慶里

太平洋印刷公司代印

總發行所 太平洋書店

電話 中央九六七五號

處售分

各埠 南京平江武昌長沙
各埠 南中華書局
各大書局 太平洋書莊
長沙圖書局 佩文齋書店

最近三十年中國政治史目次

導

言

一 甲午戰爭以前的中國政況

[一]

二 最近三十年政治變化的概覽

[十]

第一章 維新運動的初步

一 兩個維新運動的領導人物——孫中山與康有爲

[五]

二 適應一時環境的康有爲

[六]

三 康有爲維新運動的思想基礎和進行方法

[三]

四 百日維新的失敗——戊戌政變

[三]

五 維新運動失敗的原因及其結果

[四]

第二章 維新運動的反動

[五]

一 反動勢力的解剖 五

二 反動的演進——己亥建儲與庚子拳亂 五

三 反動期中革命黨與保皇黨的離合運動 六

四 反動與袁世凱的幸運——北洋軍閥基礎的成立 七

第三章 維新運動的再起 七九

一 言論界的驕子梁啟超 七九

二 新勢力復活的醞釀 八

三 清政府「遮羞的變法」及主持人物 八

四 日俄戰爭與立憲的動機 八六

第四章 革命與立憲的對抗運動 上 一〇一

一 中國同盟會的成立 一〇一

二 革命論與立憲論的激戰 一〇一

三 清政府預備立憲的表示與滿漢暗鬥 一〇八

四 立憲黨的活動及其結果

[三]

五 屢起屢仆的革命軍

[三]

第五章 革命與立憲的對抗運動 下

[三]

一 宣統嗣位與袁世凱的被逐

[四七]

二 皇族集權與立憲運動的大失望

[五]

三 革命運動的苦境

[六〇]

四 鐵道國有政策的反響

[七三]

第六章 滿清政府的顛覆與中華民國的成立

[七九]

一 武昌起義與各省的響應

[七九]

二 袁世凱的起用與清廷的逐步降服

[八九]

三 南京臨時政府的組織

[九九]

四 和議的經過與清帝退位

[一一三]

五 改選臨時總統頒布約法與臨時政府的北遷

[一一三]

第七章 國民黨與北洋軍閥鬥爭的初期

[四九]

一 政黨的產生與演化 [四九]

二 內閣的更迭與政黨的關係 [五〇]

三 宋案及大借款的風潮 [五二]

四 討袁軍的失敗 [五三]

五 國會的破毀與所謂「第一流內閣」的末路 [五六]

第八章 帝制運動與反帝制運動

[五二]

一 約法的改造 [五三]

二 帝制運動的公開演進 [五五]

三 反帝制各派的聯合戰線與外交形勢 [五七]

四 護國軍的崛起與帝制撤消 [五九]

五 帝制撤銷後南北兩方的行動及袁氏之死 [六一]

六 帝制戰爭的副產物—南北小軍閥的產生 [六三]

[六五]

第九章 護法運動中北洋軍閥的分裂與西南軍閥的離合.....二一

- 一 袁死後新舊約法之爭—護法運動的序幕 二二
- 二 國會恢復後的黨派形勢與政潮 二三
- 三 國會第二次解散張勳復辟與段祺瑞的再起 二四
- 四 南北分裂—護法戰爭的開始 二五
- 五 護法戰爭中北方馮段的暗鬥 二六
- 六 護法戰爭中西南黨派的暗鬥與軍政府改組 二七
- 七 無結果的南北和會 二八
- 八 北方段派勢力的傾覆與南方軍政府的瓦解 二九
- ## 第十章 聯省自治運動與南北各軍閥的混戰 三〇

 - 一 聯治思想的由來及其運動的進展 三一
 - 二 聯治運動中的援鄂戰爭 三二
 - 三 聯治運動中北方的奉直鬥爭 三三

四	聯治運動中南方的孫陳鬥爭	四八七
五	所謂「法統」的恢復與聯治運動的合流	四九七
六	中山重回廣州建立大元帥政府	五〇七
七	曹鋐實行篡位的演進	五一七
第十一章 中國國民黨改組與北洋軍閥的末路		五三一
一	中國國民黨改組前社會思潮的傾向	五四一
二	中國國民黨改組的經過	五四一
三	中國國民黨改組後在廣東奮鬥的第一年	五六七
四	曹吳的傾倒	五七九
五	臨時執政政府成立及其設施與中國國民黨的態度	五八九
六	北方各軍閥的大混戰與執政政府的銷滅	五九九
七	中國國民黨出師北伐前內部整理的工作	六一七
八	北洋軍閥的末路	六二六

第十二章 最近三十年中國政治史的解釋和今後的去路 ······ 六三三

- 一 列強壓迫的關係 ······ 六四四
- 二 社會經濟的關係 ······ 六四六
- 三 社會文化的關係 ······ 六五三
- 四 今後的去路 ······ 六五八

最近三十年中國政治史

導言

一 甲午戰爭以前的中國政況

甲午中日戰爭（公歷一八九四年）是由舊中國轉入新中國的關鍵；我們要敘述新中國的政治演進，當然是從甲午戰爭後的維新變法起。但是歷史的事變如流水，不能由我們用刀去截斷。後時代的變化，都是在前時代已經成了問題；後時代的人物事蹟，都是前時代的蘊兒。例如孫中山在光緒十一年（公歷一八八五年）已經決志傾覆清廷，創建民國；康有為在光緒十五年（公歷一八八九年）就以諸生伏闕上書請變法；這兩人都是甲午戰爭以後政治運動的主腦人物；他們活動的開始都在甲午以前。所以我們要敍述近三十年的政治演進，非將甲午以前的中國的政況作一度簡略的觀察不可。現在分三個方面來觀察：

一 政治的知識方面 從道光年間鴉片戰爭失敗以後，中國屢次受西方帝國主義的壓迫，其中最著的如咸豐庚申十年（公歷一八六〇）英法聯軍入北京，光緒乙酉十一年（公歷一八八五）法奪安南。（中山說他決志革命在此年）經過這許多次的挫敗刺激，中國的人士不是完全沒有一點覺悟。薛福成嘗記述胡林翼的一個故事：

「有合肥人劉姓，嘗在胡文忠公麾下爲戈什哈，嘗言楚軍之圍安慶也，文忠曾往視師。策馬登龍山，瞻眄形勢，嘆曰：此處俯視安慶，如在掌底，賊雖不足平也。既復馳至江濱，忽見二洋船，鼓輪西上，迅如奔馬，疾如飄風；文忠顰色不語，勒馬回營，中途墮水，逸至墮馬。文忠前已得疾，自是益篤，不數月薨。（胡林翼之死在咸豐十一年，即聯軍入北京之後一年）蓋寧城之慘滅，文忠固有成算；及見洋人之勢方熾，則膏肓之症，着手爲難，雖欲不憂而不可得矣。閩丹初尙書向在文忠幕府，每與文忠論及洋務，文忠輒搖手閉目，神色不怡者久之，曰：此非吾輩所能知也。」

這是胡林翼感覺西方勢力可怕的事實。胡林翼逝世後，繼續在中國政治上負重望，有實力的，便是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一輩人。他們在軍事上外交上與西洋人的接觸，比較胡林翼更多，感覺西方勢力可怕的程度也更深，所以他們對於西方的長處比較略略瞭解一點。（咸豐時，英法各國初有援助洪楊之意，後見洪楊不足有爲，於庚申構和後，向清廷請助兵戡亂。清廷下其議於內外各大僚，曾國藩謂外人美意周旋，不宜拂

其盛意，但不必令其出師，惟利用外國將弁以收勦賊之效可矣。於是朝命國藩任聘請洋弁訓練新兵之事。此即爲當勝軍之起點。
李鴻章平吳大業，固由於淮軍部將驍勇堅忍，而其得力於華爾戈登者實多。當時洪楊軍李秀成多用西式槍砲，淮軍頗爲所苦，李鴻
章有鑒於是，故取法常勝軍，利用其器械亦不少。而左宗棠平浙之功，亦得力於法將托格比吉格爾之徒甚多。）洪楊平定之後，他們都盡力所謂洋務。例如：

同治二年（公歷一八六三）設外國語言文字學館於上海；

同四年 殿江南機器製造局於上海；

同五年 奏設輪船製造廠於福建；

同九年 設機器製造局於天津；

同十一年 挑選學生赴美國肄業；請開煤鐵礦；設輪船招商局；

光緒元年 備辦鐵甲兵船；請設洋學局於各省，分格致測算，與圓火輪機器，兵法，礮法，化學電學諸門，擇通曉時務大員主之，並
於考試功令稍加變通，另開洋務進取一格；

同二年 派武弁往德國學習水陸軍械技藝，又派福建船政生出洋學習；

同六年 始購鐵甲兵船；設水師學堂於天津；設南北洋電報局；請修鐵路；

同七年

設開平鐵務商局；創設公司船赴英貿易；

同八年

築旅順軍港船塢；設商辦織布局於上海；

同十一年

設武備學堂於天津；

同十三年

開辦漢河金礦；

同十四年

北洋海軍成軍。

上面所列各事，都是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等所陸續創辦的新政。（其中以李鴻章所創辦者為最多）

曾國藩並且令他的兒子紀澤學習外國語言文字。曾氏在同治十一年（公歷一八七二）就去世了，左宗棠後來專征西北，李鴻章就成了主持新政的柱石。在同治十一年內，有人提議停止製造輪船局，李鴻章覆議的奏摺中有一段，說：

「臣竊維歐洲諸國百十年來，由印度而南洋，由南洋而中國，闖入邊界腹地，凡前史所載，亘古所未通，無不欵闋而求互市。我皇上如天之度，概與立約而通商：合地球更西南朔九萬里之遙，胥聚於中國，此三千餘年一大變局也。四人專恃其槍砲輪船之利，故能橫行於中國，中國向用之器械，不敵彼等，是以受制於西人。居今日而曰攘夷，曰驅逐出境，固虛妄之論；即欲保和局，守疆土，亦非無具而能保守之也。士大夫囿於章句之學，而昧於數千年來一大變局，狃於目前苟安而遂忘二三十年之何以劍鉞而痛深，

後千百年之何以安內而攘外，此停止製造輪船之議所由來也。臣愚以爲國家諸賢皆可省，惟養兵設防練習槍砲製造兵輪之費，萬不可省。求省費則必屏除一切，國無與立，終不得強矣。」

光緒元年（公歷一八七五）李鴻章又因臺灣事變，上過一道籌備海防的奏摺說：

「今日所急，惟在力破成見，以求實際而已。何以言之？歷代備邊，多在西北，其強弱之勢，主客之形，皆適相合，且猶有中外之界限。今則東南海疆萬餘里，各國通商傳教往來自如，譬集京師，及各省腹地，陽託和好之名，陰懷吞噬之計，一國生事，譖讐構謠，實惟數千年未有之變局。輪船電報之速，瞬息千里，軍器械事之精，工力百倍，又爲數千年來未有之強敵。外患之乘，幻變如此，而猶欲以成法制之，譬如醫者療病，不問何症，概投之以古方，誠未見其效也。庚申以後，夷勢駭嚴，內向，薄海冠帶之倫，莫不發憤慷慨，爭言驅逐局外之營議，既不悉局中之艱難；及詢以自強何術，則茫然無所依據。臣於洋務涉歷既久，見聞較廣，於彼長短相形之處，知之較悉；而環顧當世銷力人才，實有未逮。又多拘於成法，狃於衆議，雖欲振奮而未由。易曰：窮則變，變則通，蓋不變則僵，則戰守皆不足恃，而和亦不可久也。」

看這兩段文字，他知道此時已爲三千年來一大變局；他知道古方不能醫新症；他知道需力破成見；他知道不可拘於成法；是他對於中國所處的時勢環境，已算是有點覺悟了。但是他這點覺悟，終不能使舊中國轉入新中國，造出一種大變化來，因爲他的新見解，還是祇見到一點皮毛。

就他所辦的洋務來看，如造船，造械，購船，購械，築砲台，軍港，修鐵路，辦招商局，電報局，織布廠，都不出整軍裕財兩事；就是興學堂，派出洋學生，也是爲軍事起見，否則爲造就交涉繙繹人才起見。所以梁啟超批評他，說他「知有兵事而不知有民政，知有外交而不知有內治，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國民，知有洋務而不知有國務」；以爲吾中國之政教風俗，無一不優於他國，所不及者惟鎗耳，砲耳，船耳，機器耳，吾但學此，而洋務之能事畢矣！」當時一班談洋務，和李鴻章同臭味的人，所見大概如此。相傳德國的畢士麻克老早就向人說：「中國和日本的競爭，日本必勝，中國必敗；因爲日本到歐洲來的人，討論各種學術，講求政制原理，謀歸國爲根本的改造，中國人到歐洲來的，祇問某廠的船礮造得如何，價值的貴賤如何，買了回去使用就完事。」郭嵩焘在倫敦與李鴻章書（光緒三年，公歷一八七七年）

也知道中國的辦法不及日本，他說「日本在英國學習技藝二百餘人，各海口皆有之，而在倫敦者十九人。嵩焘所見有二十人皆能英語，有名長岡良芝助者，故諸侯也，自治一國，今降爲世爵，亦在此學習法律，其戶部尙書恩慶葉歐摩至奉使講求經制出入，謀盡仿行之；而學兵法者絕少。蓋兵者末也。各種創制，皆立國之本也。中堂方主兵，故專意考求兵法。愚見所及，各省營制，萬無可鑿。頓之理，寡勇又非能常也。」正虛殫千金以學屠龍，技成無所用之。
嵩焘欲令李丹崖攜帶出洋之

官學生，改習相度煤鐵鍊冶諸法，及興修鐵路與電學，以求實用。仍飭各省督撫，多選少年才俊資其費用，先至天津、上海、福建各機器局，考求儀式，通知語言文字，而後遣赴外洋，各就才質所近，分途研習……」郭嵩燾在洋務上是與李鴻章同意志的人，因為他在倫敦得到一種親歷的經驗，所以比李鴻章所見，又略進一層。但是李鴻章的答書說：「……鄙人職在主兵，亦不得不考求兵法……兵乃立國之要端，欲舍此別圖其大者遠者，亦斷不得一行其志，祇有盡其力所能為而已……」我們笑他的新見解，還是祇見到一點皮毛，固然不為過論；其實他就是要「圖其大者遠者亦斷不得一行其志」；因為當時有這種皮毛新見解的人，還是極少數。還有大多數的聖子神孫，文人學士，連他這一點皮毛的新見解都不肯承認。我們笑他祇知道輪船機器的好處，當時所謂守道的讀書君子，連輪船機器都認為不祥之物；若有人使用輪船機器，就要激起社會上的義憤來。李鴻章的洋務辦到那點成績，不知費了多少心血，多少口舌。郭嵩燾因為喜談洋務，被一班守道的文人學士，逼得無路可走；他出使英國回來的時候，至於不敢進京；當時一般人的知識見解何如，就可想而知了。

(郭嵩燾與李鴻章往來的書札中，還有兩篇，可以證明當時一般人的知識見解的附錄於此，以備參證。)(一)郭氏在倫敦與李書：「前歲入都，本意推求古今事宜，辨其異同得失。自隋唐之世與西洋通商，已歷千數百年。因鴉片之禁而構難，以次增加各